
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”。

今年7月29日，是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、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（1550~1616）逝世400周年的日子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汤显祖与被誉为“明代宁波第一才子”的屠隆（1544~1605）情谊颇深。

屠隆，字长卿，“生有异才”，是明代的戏剧家和文学家。《明史》上说，屠隆的剧作，不在汤显祖之下。

他们都是进士，都曾为官，且颇有官声，只是最后官场失意，转而寄情于勾栏瓦舍。

400多年前，这两位旷世奇才是怎样结缘的呢？近日，记者请教了海曙区文保所的青年学者周东旭。

一段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，在故纸堆里翻扒了出来。

记者 陈也喆/文 章丽珍/绘

惺惺相惜两奇才

“明代宁波第一才子”屠隆与“东方莎士比亚”汤显祖

京城相识

汤显祖出身于江西临川的书香门第，早有才名，12岁会作诗，21岁中举。这样的资质，本该在仕途上顺风顺水。

1577年，汤显祖进京会试，与鄞县人屠隆相识，此后两人过从甚密，渐渐结为至交。

也是在1577年，发生了一件扭转汤显祖一生走向的大事。

那一年，当朝首辅张居正想让两个儿子考科举进官场。可是考科举哪有那么容易，张居正便想到找两个“枪手”，替儿子考。

其中一个“枪手”，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举人汤显祖。张居正派人去说服汤显祖，承诺只要他肯合作，就让他在下一次考试中拔得头筹。

汤显祖洁身自好，两次婉言谢绝：“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。”

结果，汤显祖不仅名落孙山，而且得罪了张居正。张居正指示东厂严密监视汤显祖，并在他写的戏里吹毛求疵，力求发现一些对朝廷不利的言论。

不过这一点算是徒劳了。汤显祖的戏，写的都是梦。

他一生四梦，《紫钗记》《牡丹亭》（又名《还魂记》）《邯郸记》《南柯记》，得意处惟在《牡丹亭》。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……

儿女情长，缠绵悱恻，你依我依，哪里有攻击朝廷的影子？

即便如此，汤显祖求取功名之路依然非常坎坷，直到张居正去世后，他才考中进士。

那一年，他33岁，在仕途上整整耽误了六年。

其实，相比起柳永50岁才考中进士，汤显祖也不算晚。只是他的性子，本不适合在官场混迹。

1583年，屠隆升任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，

汤显祖正在北京礼部观政。

两位惺惺相惜的才子，终于有机会朝夕相对。

汤显祖在写给屠隆的诗中说：“君门如水亦如市，直为风烟能满纸。”

屠隆说：“长安人事，如置奕然，风云变幻，自起自灭，是非人我山高矣。”

两个都是为官清廉，关心民生，颇有政绩，却又不肯同流合污的人，他们的政治理想很相似。

屠隆为官十年，在颍上和青浦任职时，解决了当地的水患，兴办学堂，百姓都很爱戴他。

汤显祖后来在浙江遂昌当知县的时候，兴农兴学兴文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他还在百姓中传习昆曲，亲身执教。

巧的是，两个人最终都官场失意，被贬还乡。

汤显祖生性狷介，不肯攀附权贵。1591年，他写了一篇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揭露朝中大臣贪赃枉法的罪行。

最后，以汤显祖主动挂冠回乡收场。

屠隆被贬返乡的日子比汤显祖还早些。1584年，屠隆因为得罪了刑部主事俞显卿，被对方攻讦为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，而被削职回乡。

纵情勾栏

屠隆回乡之后，远离官场，成了一个纯粹的才子。他纵情诗酒，填词作曲。

那么，他究竟多有才？

《明史》上记载，他下笔千言，倏忽而就，写诗文时，更是不经意间，一挥数纸。

他还喜欢跟人面对面坐下，拟两个题目，各赋百韵，文章一蹴而就。

他还爱跟人对弈，口诵诗文，让另一个人记录下来，那个抄录的人往往赶不上他出口成章的速度。

在明代万历年间，屠隆和汤显祖都是以剧作家闻名的，屠隆的戏甚至比汤显祖的更卖座。

屠隆不光自己写戏，还会演戏，家中还蓄有戏班。

许多文人雅士，为了回避现世的尔虞我诈，利用富足的家产，蓄养戏班，纵情声色，以写戏演戏看戏，作为遁世的寄托。

屠隆便是如此。他还善于创新，他编过一出戏，没有一支曲牌，只用宾白演出，大家一听就懂，老少皆宜，类似于现在的话剧。这在当年，算是创举。

他写的传奇，也符合大众口味，比如《昙花记》《彩毫记》《修文记》，叫好又叫座，他本人也因此闻名遐迩。

屠隆的生活，从诗人李玮《过屠园》中也可以窥见一二：

“生存金屋事繁华，抱老勾栏映玉花。自押梨园新曲谱，教成歌曲落谁家？”

遂昌之约

当年已在遂昌当知县，蜗居在山城小县的汤显祖，始终没有忘却宁波老友屠隆。

他写了一封题为《柬长卿》的信给屠隆：“北洗竹林寺以待足下，竟成子虚。羊沟蚡谷，何得赤水之珠？”

“赤水之珠”，说的就是屠隆。

1595年春天，屠隆如约而至。汤显祖与他煮酒纵歌，畅谈叙旧，彼此交心，切磋戏曲。

他们一起在灯下共同研读董解元的《西厢记》，看到精妙绝伦之处，拍案叫好，两人都认为《西

厢记》妙在一个“情”字。

两个人各抒胸臆，激发了彼此的创作欲望，汤显祖的旷世之作《牡丹亭》，就是在那个时候萌芽的。

那年秋天，屠隆再次来到遂昌。这一次，两个人恣情畅游，遍访青城山、白马山、妙高山和三台寺等遂昌的名胜古迹。

所到之处，留下了不少诗篇。十余天后，两个人依依惜别在秋雨中。

汤显祖写下《秋雨九华馆送别屠长卿，便入会城课满》和《平昌送屠长卿归省》两首诗，送别老友。

情寄之殇

1605年，屠隆害了病，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汤显祖知道后，写了一组七绝：《长卿苦情寄之殇，筋骨段坏，号痛不可忍。教令阖舍念观音稍定，戏寄十绝》，共十首诗，遥寄给屠隆。

情寄之殇，其实就是性病的雅称。

那个年代，文人墨客眠花宿柳的风流韵事，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那时的妓院娼馆，充斥市巷。才艺双绝的文妓，为文人提供精神上的愉悦与慰藉，也激发了才子们的创作欲望。

《全唐诗》中有2000多首诗就与妓女有关。也因此可以理解，汤显祖为什么毫不避讳，甚至是堂而皇之地把好友的风月之事写入诗里。

汤显祖还为屠隆写过一首诗《为屠长卿有赠》，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：“望若朝云见若神，一时含笑一时嗔。不应至死缘消渴，放诞风流是可人。”

在他看来，这不是淫乱，而是风流。只是风雅的背后，难免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1605年，屠隆在病痛折磨中离世。汤显祖过得很不如意，他在家乡的剧场被封，经济来源中断，开始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潦倒日子。

1616年，汤显祖在贫困交加中去世，监视了他半生的东厂特务机关，在秘密档案记录里留下一句评语，虽刻薄却也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：

“汤有时名，其狂放不羁，非议朝廷，意气慷慨，蹭蹬穷老。”

